

中外名人傳

(八十七)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五十二頁)

宋淵源(一八八一—一九六一)

性別：男

經歷：制憲國大代表

富家子弟獻身革命

宋淵源，字子靖，福建永春人，一八八一年(清光緒七年)生於永春街尾鄉儒林里，其父為南洋老華僑，經商有成，家道富有。幼時由其父延師教讀，學習勤奮，遍讀諸經，十六歲中秀才。不久，清廷廢科舉，福建鄉紳遜清名臣陳寶琛在福州設立高等師範學堂，擔任首任監督，宋淵源考進該校就讀。當時留學風氣很盛，他身強體壯，膽大氣豪，又是富家子弟，乃東渡日本，進入東京體育會兵事科學習，

結業後，本欲投考其他學校，因日本政府發布「清韓留學生取締規則」，歧視留日的中國學生，憤而回國，任教福州師範學堂及永春高等學堂校長，並設立書報社，灌輸新知，啟迪民智。當時適值日、俄戰爭，俄國戰敗，以其取自由中國的領土旅順、大連及南滿鐵路租借權割讓日本，清廷欲圖以福建換回遼東半島，史稱「以閩易遼」事件。此議一出，引起福建各界誓死抗議。宋淵源邀集師生，散發宣言函電，對清廷提出強烈抗議，地方衙署聯名控發，指他是革命黨反叛分子，險遭殺身，幸經老師清廷太傅陳寶琛極力迴護，僅被革除功名。事件平息後，他再赴日本深造。

黨人策反清軍將領

抵日後，宋淵源入明治大學攻讀政治

，一九〇八年由鄭烈介紹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辛亥年武昌起義，宋淵源偕劉揆一回國，趕赴武昌，當時清軍反撲，革命軍受挫，黃興亟盼各省響應，乃促宋淵源回閩，在宋氏抵閩前，已在閩的同志彭壽松、黃展雲等密謀策反駐閩清軍第十鎮統制孫道仁，彭壽松和孫道仁是同鄉世交，某日，彭和李恢、黃展雲、黃南裳等人，在福州萬壽橋下，租了一隻舢舨，設宴邀請孫道仁，由許、王、孫、蔣幾位軍官作陪，蕩舟中流欣賞秋江景色。福州的遊艇——舢舨為木造船身，頗講究裝飾，分隔為客廳及兩間臥房，重裊錦簾，點上汽燈，顯得富麗堂皇，客人僱船讌客，船尾有廚房設備，岸上的名廚如聚春園廣聚樓的廚師，都可以上船烹調。這種船多集在萬壽橋下，上溯可到洪山橋，

下游則直泛閩江到馬尾羅星塔乃至馬祖一帶，一舟輕渡，山色潮聲，是很享受的，因此，當時官場的譚會，只要交情夠得上，一般都歡喜在舢舨上設席，這船開行了，主客都可脫略形跡，盡興的談笑歡酌。

彭壽松這一天，親自到鎮衙裡躬邀孫道仁，得到答允，便打個前站，在海關碼頭恭迎，孫道仁因和他是同鄉，轎子一到碼頭，見許、王兩協統都來了，便下轎笑著說：「汝為、凱士二兄倒先到了，岳峰

恁地客氣，本來這幾天公事忙得很，不來倒阻了他清興，只好偷個半天閒，大家聚聚也好，……」說著便帶了跟隨的差官踏腳上船，眾人也接著登上，在舢舨上落坐，大家寬衣入席。

酒過幾巡，大家不拘形跡的吃喝談笑，也談到國內大勢，以及武昌革命，袁宮保出山等等。彭壽松為孫、許、王三人斟了滿滿三杯，起身道：「這杯酒，請大人賞光乾了杯，有機密事稟告。……」許、王二人心中早已明白，但也不免顯著緊張，孫道仁見大家忽而肅容正色，覺得有異吧！「彭壽松便把滿清政治窳敗，革命潮流澎湃，武昌起義，各省均將響應，並說

了識時者為俊傑的話，說了一番，勸孫為漢族揚眉吐氣，幡然反正，事成以後，當舉為都督，否則，一旦起事，玉石不分，身家亦恐難保，眾黨人接著連勸帶嚇的勸說一番，許、王等也表露了身分，孫道仁見情勢如此，便也只好答應了，為取信起見，黨人們請他即席加盟，大家舉杯稱革命萬歲，這一席宴便決定了福州的光復義舉。

擬閩督府組織大綱

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七日，宋淵源偕高登鯉抵福州，準備在福州起事，清廷駐浙閩總督松壽，為一能吏，圖謀反撲，與革命軍形成僵局。宋淵源於此時發現革命黨人先組成的軍警同盟會，對新反正的孫道仁不滿，乃立即居間協調，參照責任內閣制，起草閩軍都督府組織大綱，於都督府內特設參事會，促彭壽松任會長，以收制衡之效，促成雙方合作。九月十九日拂曉發動攻擊，勢如破竹，清督松壽是午自盡，清兵抵抗至翌日中午，悉數投降，將軍樸壽被擒誅殺，福州光復，都督府依原擬大綱成立，都督孫道仁，參事員彭壽松、

林斯琛、鄭祖蔭、陳承澤、李恢、林曉、

劉通、陳景松、黃光弼、宋淵源等十人，並由彭壽松任參事會會長，並立即響應武漢聲勢，支援革命軍。

福州光復後，閩南成為福建要區，特經參事會通過，由孫都督派宋淵源前往安撫，以廈門為閩南重要通商口岸，中外雜處，謠言特多，尤恐日本藉口治安問題，橫加干涉，且其地已自設軍政分府，同志間意見分歧，時有齟齬，他遂於九月二十六日簡從南下，二十七日抵廈門，坐鎮軍政分府內，調集各界開會，折衝樽俎，調和各方意見，暫以道尹制取代軍政分府，請省府派原鴻達為道尹，曹春發為司令，於是秩序恢復，廈局遂定，後又相繼綏靖漳州，並進撫泉州、永春、惠安、南安、安溪等縣，使地方武力匯集為革命力量，費時八月，完成安撫閩南的任務，返省覆命。

此時參事會已改組為政務院，彭壽松任院長，宋淵源改就省議會議員，並當選為議長，是年冬國民黨本部派林子超、張溥泉、居覺生入閩組支部，他被選為支部長，負責發展閩省黨務，一九一三年第一屆參議員選舉，他致力奔走，國民黨卒獲優勢，他自己膺選為參議院議員。

討袁志士壯烈犧牲

一九一三年初夏，袁世凱暗殺宋教仁，帝制陰謀畢露。七月，江西都督李烈鈞宣布舉義討袁，福建宣布獨立。斯時，宋淵源在北京任參議員，迅即返閩協助討袁。不久，討袁閩軍總司令許崇智赴粵，孫道仁竟取消閩省獨立，同年，袁世凱派李厚基入閩，取代孫道仁為閩督。宋淵源潛赴閩南，號召舊部反李，並親赴南洋各地宣傳討袁。一九一四年夏，孫中山先生在東京組中華革命黨，派閩南留日學生余逢時、蕭其章、王榮光三人回閩，王赴閩南聯絡原地方武力，余、蕭留省垣被捕不屈，保定二期的余逢時尤慷慨激昂，鞠訊時欲以盲從而開脫之，余厲聲說：「我等因信仰革命主義而回閩，何嘗盲從，現在祇有斷頭黨人，絕無求生害仁之投降黨人。」遂同時就義。稍後涂德麟、劉玉楷、武文斗等自新加坡回廈門，運動漳廈義軍反袁，亦遇害，余、蕭、涂、劉、武等殉難同志，皆為宋淵源向國父舉荐的菁英。南洋華僑聞李厚基頻殺害青年，甚為憤慨，主張在香港設機關，促進閩省驅李討袁運動，遂籌款助宋回香港，組閩省討袁軍

系統籌部，並於閩南密設機關，由陳毓輝、許卓然、許莫多、傅振基、葉青眼、蘇郁文、錢竹軒、湯文河、蘇炳偕、趙光、楊子熙諸人分別擔任策動工作，並邀約保定軍官學校三期生張貞、湯銘盤回閩主持軍事，經一番努力，閩南及閩北革命勢力高漲，宋淵源籌措經費，指示機宜，奔走於香港與鼓浪嶼之間，先後由許莫多在連江，陳毓輝在延平，潘節文在同安等地舉事多次，犧牲同志數百人，壯烈事蹟可歌可泣，其間保定軍校二期畢業生潘節文與同志莊育才等，攻克同安城後突遭李厚基所部反撲，巷戰殉難，尤為壯烈，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死後，黎元洪任總統，遵行臨時約法，恢復國會，宋淵源將香港統籌部結束，北上出席國會。

定大計促粵軍入閩

一九一七年，督軍團迫黎元洪解散國會，孫中山先生抵廣東，組成護法軍，並決定先取福建，開拓革命新基地。一九一八年，護法軍攻閩失利，退回廣東。宋淵源推介林祖密赴閩南組織地方革命，由國父委為閩南護法軍司令，接收閩南原有革命武力，與閩督李厚基部相周旋。宋淵源

另派王榮光及趙光運軍械赴閩南，加強護法軍實力，而原屬李厚基之陶質彬及朱德才兩部受黨人運動傾向護法，並投向護法軍，國父遂任命宋淵源為閩南護法軍總司令，揮軍攻取永春，連克閩南各縣，長驅入漳州，擴張革命根據地。

一九二二年六月，國父孫中山先生率師北伐，陳炯明叛變，北伐軍回師攻韶關不利，當時宋淵源在香港養病，聞訊奔赴廣州白鵝潭，於永豐艦上晉謁國父，建議援護法前例，先入閩，再回師討逆，國父接納他的建議，電令北伐軍由粵北入閩，並改編閩省革命軍為討賊軍，委派王榮光、盧興邦、楊漢烈、莊文泉為各路司令。

同年八月九日國父離粵赴上海，宋淵源亦隨往，介紹林宗南引導北軍將領徐樹錚入閩，於閩北延平策反李厚基部的王永泉軍，迎北伐軍許崇智入閩，並聯絡閩北各界合力倒李。閩南方面，閩討賊軍第一路司令王榮光被李厚基賄通德化蘇宗敬誘擒，就義於泉州，宋淵源乃請國父派徐瑞霖，往閩南指揮王榮光舊部，並囑林懷瑜導其入閩，適黃展雲、張貞、許卓然等亦回閩組福建自治軍，從事佈置。北伐軍入閩，一舉即驅逐李厚基，全閩既定，乃得

從容擊潰陳炯明，底定粵局，於是閩粵聯合擁護國父回粵主持大計，國父於一九二三年正月抵廣州，北伐軍旋改名為東路討賊軍，奉調回粵，王永泉以助定閩局有功，由國父特任其為福建總司令，並派林子超為福建省長，嗣東路討賊軍調粵，王即授意陳群反林，擁薩鎮冰繼任省長，宋淵源見閩省仍有危機，乃奉國父之命回閩南任宣慰使，宣揚三民主義，未幾王永泉為孫傳芳所給，閩省遂落入孫傳芳所部周蔭人之手。

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二二年，粵省兩度變故，國父離粵赴滬，革命軍均先取閩省為重整基地，然後回師定粵，閩省對於革命大業的貢獻，都由宋淵源策劃而獲成功。

創辦學校作育青年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由蔣中正率領二度北伐，何應欽率東路軍入閩，宋淵源先赴汕頭，聯合閩南及閩北的部隊，組成福建國民軍，被推為參謀團主任，以盧興邦、高義、吳威、郭鳳鳴、呂渭生、楊漢烈、吳吟世、陳榮亮、陳國輝等部，分布於閩南北各要衝，夾擊周蔭人，張貞則

率師隨東路軍前進，於永定大捷，長驅入漳，周蔭人節節敗退，等到全閩戡定，宋淵源即結束參謀團，福建國民軍改編為新編第一軍，盧興邦所部則另編為一師，中央並任命他為國民政府委員。

當東路軍入閩前，廈門私立中山中學因受共產黨把持，強迫學生加入共黨，學生譁然，推代表向宋淵源求援，他約張貞、呂渭生、謝德南、張瀾谿等及若干僑領集資創辦福建中山學校，出任董事長，容納受共黨革退之學生二百餘人，除授普通學科外，尤注重三民主義教育，東路軍入閩時全校師生更組宣傳隊隨軍北伐，迨閩境綏定，該校乃遷往福州改名為三民中學，作育青年。

南洋募款支援抗戰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宋淵源由滬赴京請命，將回閩協籌防務，奉蔣中正委員長諭往武漢待命，至一九三八年，閩省廈門金門兩縣失守，菲律賓僑領李清泉熱心救鄉，發起在香港開會，旅漢閩省同志公推宋淵源赴港參加，惟因意見不一，該會竟未能舉行，宋淵源即由港分函英、荷、法等屬僑領，主張改在新加坡召集南僑

代表大會，並建議擴大議事範圍，而不限於救鄉，經各僑領覆函贊成，原發起人李清泉亦表同意，他乃赴南洋與會，慷慨陳詞，宣揚國策，南僑代表會決定常年募款支助抗戰，宋氏至一九三九年始回國，在南洋奔走一年餘。

剿共期間，第十九路軍盤據福建，發生閩變，宋淵源曾居間策反，釐平叛亂。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當選制憲國大代表，促成憲政，貢獻卓越。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他經香港渡海來臺，出席國民大會，支援反共抗俄，曾獲先總統蔣中正面致嘉勉。不幸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三日因心臟病猝逝，享年八十歲。遺有四子兩女，均事業有成，卓立社會。（宋立撰）

滕恰德（一八七三—一九五八）

性別：男

經歷：英國空軍元帥

英國空軍創建人

軍校落榜改當民兵

滕恰德（Marshal of Royal Air Force Lord Trenchard），英國空軍元帥，英國空

中軍的創建人，被英國人尊為「皇家空軍之父」(The Father of the Royal Air Force)，但他本人厭惡此一稱號。因有戰功獲授勳爵爵位。

滕恰德生於一八七三年，父親為一富商，不過在他童年時期已是虛有其表，並非真正殷富。他共有六個兄弟姊妹，排行第三，幼年時期其父為維持虛榮，很少要他到公立學校裡去讀書，而是延聘家庭教師施教，十一歲時，進入軍事預備學校，由父母安排他的未來，做一名職業軍人。

然而軍事預備學校畢業後，滕恰德兩次投考軍官學校，都名落孫山，不得已改當國民兵，由後門進入陸軍。一八九三年被派往印度，任佔領軍低級軍官，在印度過著簡陋的生活。青年滕恰德對這種生活甘之如飴。他不善交際，也不結交女朋友，所以尉官薪水足夠使用。早在預備軍校時期，他就練就精良的騎術和射擊本領，這種本領在當時很容易博得長官的賞識。他曾贏得印度總督頒發的來福槍射擊金牌，他參加印境英軍的馬球隊，表現出超人一等組織能力，遺憾的是他未能參加英軍在印度邊界的掃蕩作戰，失去一次實戰體驗，那時，他因疝氣而請假回英國動手術。

非洲參戰表現英勇

一八九九年，南非發生殖民戰爭，病癒後的滕恰德本已奉命返印，但他申請改調南非，獲得批准。在南非，他組成英軍中第一支騎馬的步兵連，自任連長，率軍攻擊敵軍，不幸胸部中彈，射穿了他的肺，被送回英國療養。一九〇一年，他康復後返南非，獲得駐南非英軍司令基欽納的賞識，命他組織一個騎馬的步兵團，作為對付土著叛軍的矛頭兵力，他被擢升為團長。

不久，南非戰事結束，他被調往奈及利亞，任該地南部英軍的副團長，代理團長，此一職位他一直幹了七年，到了一九一〇年，年近四十的他還是一名少校，不過，他走遍奈及利亞各地，替英國測繪了一萬平方哩的地圖，用強制築路的手段制伏被俘的叛軍，而獲授服務優異勳章。

升官遲緩改習飛行

非正規軍校出身的他，自知在陸軍中的發展不大，連當個營長都很難，於是他另闢蹊徑，加入新成立的皇家飛行兵團(Royal Flying Corps)，用心學習飛行，獲得飛行執照，旋被派為中央飛行學校行政官(Adjutant)，負責製訂飛行訓練課程和策訂考試標準。在飛行學校裡他教過一個學習馬虎的學生，他就是後來的英國首相邱吉爾。

以後的日子，他相信飛行將改變戰爭型態，於是結合一群熱心人士，致力創建這個新軍種。在訓練方面，他要求嚴格，不容任何人把生命當兒戲。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飛行兵團的三個中隊被派赴法國戰場，他卻被留在國內訓練新手，感到十分沮喪。他用七拼八湊的飛機來培養新飛行員。同年十月，他終於被派往法國，擔任一個飛行大隊的大隊長，配屬一個英軍軍團作戰。

到法國後，他發現年齡和資歷都是後輩的塞克斯(Frederick Stiles)當了他的上司，他心有不甘，威脅要辭職，幸而飛行兵團司令韓德森(Sir Davis Henderson)留住了他。

受知海格獲得提攜

對德作戰初期，空中偵察已顯出無可倫比的價值，陸軍部隊要求增加飛行次數

和精確的偵察情報，尤其是戰場中的敵軍部署，必須仰賴空中攝影來發現，他的第一大隊恰被改為偵照單位，又恰好趕上紐恰普爾大會戰（Battle of Neuve Chapelle），他臨時設計了一套空中與地面的通訊系統，協助炮兵觀測，在作戰中發揮了良好的效果，因而受知於第一軍團司令海格，建立了戰爭中的夥伴關係，從此受到海格的提攜與照顧。

一年後，韓德森調回英國，滕恰德奉令接任飛行兵團指揮官，幾個月後，海格升任法境英軍總司令，兩人關係更上層樓。不過，此時尚無正規空戰，少數飛機丟下幾枚炸彈，破壞力比不上中型炮彈，直到一九一五年，空戰才正式開場。滕恰德所率兵團開始使用福克爾（Fokker）機在空中攻擊敵人。福克爾單翼機（Fokker Ein-Decker）在戰場上所以能獨創一格，就是它可用固定機槍攻擊敵人飛機，無異空中殺手，除了擊落敵機以外，再無其他次要目的。這時雖有人提出透過螺旋槳發射機槍的觀念，但這些計畫被英國陸軍部歸檔了。

滕恰德空自著急，在沒辦法之下，他經常巡視各中隊，與官兵談話以鼓舞士氣。

，討論技術問題。他這個行動並非到處都受歡迎，有些人認為不必要。但就全體而言，似乎還是相當的成功。

由無到有組建空軍

到了一九一六年，滕恰德才逐漸能夠轉移攻勢。第一批有效的英國戰鬥機——F.E.2s和D.E.5上場了，這些飛機都是把螺旋槳裝在駕駛員的後面，他開始採用適當的編隊，用集中的方式來擊敗敵人的福克爾機。後者是馬力較小且機身也非常的脆弱。那年夏季的索穆河會戰時，英國皇家飛行兵團的二十七個中隊支配著天空，德國將領比羅（Von Below）曾說：「我們的部隊感覺到處於無防禦的狀態中。」

滕恰德使用飛機的政策很簡單，即飛機不是對飛機的防禦工具，而是攻擊武器，他經常率領機群越過德軍防線，迫使德軍採取守勢。他的攻擊觀念永不動搖。一九一六年五月，索穆河戰役，滕恰德損失了五百名空勤戰士，但他不計損失，拚命作戰，被飛行員罵為「屠夫」。直到一九一七年夏天，英國新式戰鬥機運到，空戰才變得對英國飛行兵較為有利。

在倫敦，有些人對飛機的使用有不同

的想法，初出政壇的邱吉爾在跌了一跤後重返政府，邱吉爾認為打贏戰爭要靠兩個A，即美國（America）和飛機（Aeroplane），邱吉爾和其上司都同意飛機應由政治直接控制，解決之道，就是組成一支獨立兵力。

一九一七年六月，一群編隊整齊的德國哥達（Gotha）式轟炸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搖大擺地飛過倫敦上空拋下炸彈，造成了六百人的死傷，然後毫無損失飛走了。這無異於打英國人一記耳光。於是輿論大譁，首相勞合喬治乘機宣布建立統一的空軍，並將其用來增強英國的防禦和對德國實施報復。

十二月間，滕恰德奉召返國，出任第一任的空軍參謀總長。他似乎是非常的人選，因為他是最有經驗的空軍指揮官。但在政治方面他卻是非常幼稚而無經驗的，由政客眼中看來，這也正是其合格條件之一。他的家庭背景使他從未接觸過政治生涯，他的二十四年軍事生涯中，只有三、四年是在英國本土度過。

滕恰德懷著滿腹的疑慮回到倫敦。他對於這個草創的皇家空軍（RAF）缺乏信心。他對一九一八年可有「剩餘」飛機

三千架的觀念有莫測高深之感。他雖然主張建立統一的空軍，並縮小海軍航空隊的編制，但他卻認為在戰爭期中這又都是不急之務，他認為要想用戰鬥機來保護倫敦，則必須維持經常不斷的巡邏。滕恰德對於此種辦法的成本效力深表懷疑。他雖然也贊成轟炸德國的城市，但卻認為必須使用非常巨大的兵力才能生效，否則為了渺小的戰果而忍受重大損失，將對士氣產生不利的影響。但最令他頭痛的還是空軍部（Air Ministry）內部問題。

勞合喬治原意是想用北岩勳爵（Lord Northcliffe）擔任第一任部長，但這位泰晤士報的老闆卻不願屈就。於是勞合喬治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北岩的兄弟羅斯美勳爵（Lord Rothermere）出任，他知道北岩一定會暗中幫他兄弟的忙。

這兩位兄弟都是海格的死對頭。滕恰德認為只有他出任空軍參謀總長，然後才能暗中幫助海格，他毅然接受了此職。但是他只撐了三個月，還是辭職求去。

不過他還是很幸運，坐冷板凳沒有幾天又被派指揮所謂「獨立兵力」（Independent Force），那就是他一向懷疑的戰略轟炸單位。這支兵力原先只有一個大隊，現

在也只增到五個中隊，以法國東南部為基地。滕恰德的任務就是擴大作戰範圍。

到一九一八年八月，滕恰德手中也只有九個中隊，但他卻盡力而為，使許多德國城市嘗到一點「總體戰爭」的滋味。他所用的戰術就是地區轟炸（Area bombing），根本談不上精確度。

滕恰德本人認為，除了牽制了若干德國戰鬥機中隊以外，這支兵力即更無任何其他的收穫。當然，毀滅德國戰爭工業和交通設施更有價值，但他對這一點卻不存任何幻想。六個月之內，其飛機一共投了六百噸炸彈，還加上許多的燃燒彈。其中三分之一落在德國機場上，其餘的集中在一次空襲中去攻擊一個目標，但都不能算是一次重攻擊。

儘管如此，滕恰德和其他空軍人士仍深信此種新的間接工具可以摧毀一個國家的「抵抗意志」，那比海軍的封鎖更能發生效力。

戰後任空軍參謀長

戰爭結束後，滕恰德暫時失業，但不久身兼陸軍和空軍兩部部長職務的邱吉爾又請他出任空軍參謀總長。從一九二〇年

起到一九二九年止，是他對於國家最有貢獻的階段。他在平時預算的限制下，勉強完成了英國空軍的建軍工作，並取得了真正的獨立地位。

一九二九年退休以後，滕恰德還曾出任倫敦警察局長，當選為上議院的議員，是空軍在國會的第一位代表。第二次大戰爆發時，他只有六十六歲，但英國政府沒有徵召他，原因是他軍事技能已趕不上時代。他一直住在倫敦，渡過戰時的艱苦歲月，於一九五六年病逝，年高八十三歲。（徐華江撰）

犬養毅（一八五五—一九三二）

性別：男

經歷：日本政黨領袖

幼年熟讀諸子百家

犬養毅，日本政黨領袖，著名的政治人物，自命「中國通」，曾協助孫中山革命，反對日本侵華，但在保持日本在華利益方面，與侵華派政客並無二致。

犬養毅於一八五五年陰曆四月二十日生於幕府時代的備中國賀陽郡庭瀨村（今

岡山縣吉備郡庭瀨町），本姓犬飼，幼名犬飼仙次郎，字當毅。成年以後，自行改名為犬養毅，字本堂。其祖先為廣瀨藩的藩士，算是名門後裔，至其父時，藩士一行已經中衰，已無俸給，生活相當清苦。

幼時的犬養毅，曾入私塾讀經書，精通中國古籍的四書五經。十四歲時，其父病逝，家境益窘，曾自辦小型私塾，教導蒙童讀書，自己亦到附近的學塾繼續讀書。

一八七〇年，十六歲的犬養毅隨塾師到倉敷，寄住在舅父家中，進入明倫堂研讀。此時，已是明治維新後期，日本西學鼎盛，使犬養毅大開眼界，獲知除中國諸子百家之外，還有西學新說，犬養毅有意進一步研習西學，乃在附近謀得一個代筆撰文的兼職，積攢費用，計畫前往東京求學。同時自修英文，攻讀西人原文名著。一八七五年，廿一歲的犬養毅，終於實現了到東京求學的美夢。

抵東京後，犬養毅租居在「郵便報知新聞」社服務的藤田茂吉家中，進入收費較少的「共憤義塾」學習，同時向「郵便報知新聞」投稿，以稿費維持生計。翌年，他轉入福澤諭吉創辦的「慶應義塾」學習西學，這所義塾為當時著名的學府，同

學之中不乏權貴子弟，有些同學嘲笑他穿著土氣，身裁瘦小，貌不驚人，時常欺侮他，他逆來順受，從而養成倔強堅忍的性格。

內戰中任隨軍記者

一八七七年，鹿兒島土族反叛，擁立陸軍大將西鄉隆盛，中央明治政府派兵鎮壓，爆發了「西南戰爭」，「郵便報知新聞」要求廿三歲的犬養毅擔任該報隨軍記者，前往採訪，並允諾戰後資助他完成大學學業。犬養毅於是年三月、五月兩次隨軍進入戰場，實地採訪，撰寫戰況報導，刊於該報，深受讀者歡迎。他在最後一篇報導中，對西鄉隆盛之死頗表悲傷，他寫道：「英雄末路遂失方向，曝屍原野，嗟乎！我輩歌讀官軍凱旋之時，不可不悲國家舊功臣死亡之日。」

犬養毅在採訪「西南戰爭」期間，曾經想投筆從戎，他經人介紹，晉見過熊本城守將谷幹城，谷幹城未允其從軍，勸他戰後回東京完成學業。戰後，犬養毅回到「慶應義塾」。福澤諭吉得知他曾有當軍人的念頭，罵他是「不要命的蠢才」。後來，「郵便報知新聞」不願履行當初承諾

提供他學費，於是他離開了報社，並於一八八〇年退出「慶應義塾」。

幾年的記者生涯，使犬養毅累積了豐富的生活經驗，也結交了報界的許多名人，又透過福澤諭吉認識了政治人物大隈重信及後藤象二郎。一八八〇年八月，他投身報業，與朝吹英二、豐川良平合作創辦旬刊「東海經濟新報」，自任主編兼主筆，撰寫社論，提倡保護貿易及保護關稅。

當時，大隈重信擔任明治政府參議，兼統計院總裁，為培植個人勢力，抗衡藩閥薩摩及長州兩藩，到處網羅人才。一八八一年七月，犬養毅經福澤諭吉推介出任統計院權少書記官。三個月後，大隈因主張早期頒布憲法、開設國會，以取代薩、長藩閥專制，而被趕出政府；犬養毅等人也隨之解職。由這次事件，犬養毅親身體會到藩閥政治的弊害，政治爭鬥的嚴峻，他立志打破藩閥專制，實現議會政治。

一八八一年，明治政府宣布在一八九〇年開設國會。政界活躍起來，紛紛組織政黨。首先成立的是21垣退助的自由黨，其次是大隈重信的立憲改進黨。立憲改進黨於一八八二年四月成立，大隈任總理，犬養毅為建黨委員，這是犬養毅踏入政界

的開端。但此後幾年，犬養毅並未離開報界。一八八三年，他曾應聘到秋田縣擔任過八個月的「秋田日報」主編，宣傳自由民權思想，號召各黨聯合反對藩閥政治；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他又以「郵便報知新聞」的記者，到朝鮮採訪「甲申政變」新聞；一八八六年三月，他轉任「朝野新聞」記者，撰寫評論；在一八九〇年曾創辦「民報」，維持了五個月。此後，犬養毅離開了報界。

投身政治鼓吹自由

一八八五年五月，犬養毅首度在東京參選，當選東京府議會補選議員，當時日本正興起自由民權運動，政黨蠢起，明治政府惴惴不安，一面籠絡，一面挑撥，製造自由黨和立憲改進黨的衝突和矛盾，並制訂各種法令規章，限制民權運動。一八八四年，自由黨被迫解散，大隈重信亦退出立憲改進黨。一八八七年，明治政府頒布「治安條例」，拘捕民權運動人物三千多人，下令驅逐民權運動領袖尾崎行雄等五百七十人，此時犬養毅正在溫泉養病，聞訊把原籌措的遊歐旅費全部贈給被逐的尾崎。

一八八九年，明治政府頒布《帝國憲法》。一八九〇年七月實行大選，犬養毅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年僅三十六歲。眾議院內有自由、改進黨兩大政黨系統，犬養毅屬於改進黨系統的「議員集會所」。

日本國會創立之初內部就有複雜、激烈的爭鬥。新任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在施政方針演說中，公然提出守衛「主權線」、保護「利益線」的對外侵略口號，要求通過總額八千萬日圓的國家預算案。據山縣自己的解釋，「主權線」即邊界，「利益線」即「與主權緊密相關之區域」。這是蓄意侵吞朝鮮，挑起中、日戰爭。犬養毅在國會發表演說，對此大肆抨擊，主張休養生息，要求削減預算八百八十萬圓。山縣內閣一面以暗示解散國會相威脅，一面收買自由黨，結果只削減預算六百五十萬日圓。

國會中主張強勢外交

一八九二年二月，國會第二屆改選，新上任的松方正義內閣公然干預選舉，公開賄選，並派出警察流氓擾亂競選演說，威脅選民投票，釀成流血暴動，百餘人死傷。一年後，伊藤博文組閣，力謀侵併朝

鮮，蓄意挑起對中國的戰爭，犬養毅在國會發表演說，譴責政府，要求伊藤博文下台。不過，此時的自由黨已成準執政黨，立憲黨雖繼續反對政府，所爭的已非實行民主自由，而是對外政策軟弱，提倡擴張國權。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如箭在弦，犬養毅在國會帶頭要求實行強硬外交，攻擊政府軟弱無能，促伊藤博文引咎下台。

一八九四年八月，日本對中國宣戰，九月，犬養毅再度當選為眾議員，犬養毅聯合三個小黨，結成進步黨，後來又結合民間的「國民協會」及「大日本協會」，在國會內外攻擊政府軟弱的外交政策，主張強硬對外，被稱為「硬六派」。一八九六年八月，松方正義再組閣，犬養毅在進步黨內任常務委員，實際上是秘書長，握有實權，策劃大隈與松方聯合，組成「松隈內閣」，操縱政府。不過，後來因兩黨貌合神離，還是拆夥了事。

一八九八年六月，伊藤博文又上台組閣，大隈聯合坂垣聯合搞垮了伊藤內閣，促成政界的立憲政黨，旋即由大隈重信出頭組成「隈坂內閣」，為日本第一個立憲政府。犬養毅並未入閣，但在幕後替大隈

擊劃。八月，文部大臣藤尾行雄發表演說，抨擊日本財閥，被藩閥聯手迫使辭職，犬養毅接任文部大臣。第二天，黨內分裂，自由黨另組「憲政黨」，進步黨改組為「憲政本黨」，隈坂內閣倒台。山縣有朋再度組閣。

憲政之神反對藩閥

此後，日本藩閥再度得失，繼山縣之後，伊藤博文、桂太郎等人相繼組閣。伊藤還聯合星亨於一九〇〇年成立了立憲政友會。而憲政本黨內部矛盾重重，一部分人自稱「改革派」，排斥犬養毅。大隈束手無策，辭去總裁職務。一九一〇年，雙方和解，新組成立憲國民黨。

接著日本國內資產階級興起，勢力漸強，與藩閥分庭抗禮，犬養毅聯合政友會掀起護憲運動，鼓吹剷除藩閥，打倒桂太郎內閣，他和藤尾行雄在議會內外奔走演說，獲得輿論及群眾支持，而被譽為「憲政之神」。

桂太郎在護憲運動圍攻下，雖想翻新花樣，拼湊新黨，但大勢已去，於一九一三年二月下台。山本權兵衛組閣。山本是薩摩藩系統的海軍大將，乃為藩閥勢力。

犬養毅拒絕入閣，並宣布立憲國民黨與參加內閣的政友會斷絕關係。尾崎行雄也退出了政友會。他們再次展開護憲運動。但犬養毅鬥志已衰，沒有進行積極的活動。山本內閣因海軍軍官貪污受賄事件敗露，而於一九一四年三月下台，大隈重信受命組閣。

大隈曾邀請犬養毅入閣，他未接受，而表示「善意的中立」。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大隈內閣對德國宣戰，出兵占領中國青島，進而在一九一五年一月提出使中國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犬養毅在國會上提出彈劾案，痛斥大隈內閣，攻擊其對華外交的「失策」。

大隈內閣辭職後，朝鮮總督寺內毅組閣，一九一六年大選後，在三浦觀樹的策劃下，寺內內閣成立外交調查會，寺內親任總裁，委員除內務、外務、陸軍、海軍各大臣外，還有政友會的原敬、立憲國民黨的犬養毅。這個外交調查會存續到一九二二年，主要討論的議題有：與歐美列強協調、出兵西伯利亞、大戰媾和、加入國際聯盟、日英美法四國條約等等。大山郁夫、長谷川如是閑等人曾經揭露外交調查會的反立憲、反民主意圖，指責犬養毅

「變節」。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原敬組閣，再實行「政黨內閣」，一九二〇年大選，原敬的政友會取得國會多數，再度組閣。翌年十一月，原敬遇刺身亡，立憲國民黨改組為「革新俱樂部」，犬養毅任總裁。一九二三年，山本權兵衛再組閣，犬養毅入閣任遞信大臣，年已六十九歲。一九二四年，國會改選，加藤高明組成政友會，憲政會和革新俱樂部三派聯合內閣，犬養毅仍任遞信大臣，一九二五年，國會通過普選法案，革新俱樂部併入政友會，田中義一擔任總裁。犬養毅於五月辭去遞信大臣，同時辭去議員身分，聲明退出政界。七月補選議員，他又被選為議員，回到政界。一九二八年六月，日本關東軍炸死張作霖。田中內閣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被迫辭職。田中心臟病發作猝死。犬養毅繼任政友會總裁。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武裝侵略中國，若槻禮次郎內閣倒台，犬養毅受命組閣。

助孫中山反袁革命

犬養毅曾於一八九七年與星亨、佐佐

友房等人成立「東亞同文會」，加入過「黑龍會」。戊戌變法後，康有為亡命日本，在橫濱開辦大同學校，教育華僑子弟，曾請犬養毅擔任校長。孫中山亡命日本時，犬養毅等人大力協助，並推動孫、黃（黃興）合作。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犬養毅趕到中國在上海會見孫中山，建議孫中山與兩廣總督岑春暄、康有為、梁啟超，聯合抗袁，未被採納。一九一三年七月，孫中山再度亡命日本，袁世凱照會日本政府不准其入境，犬養毅派人與日本政府交涉，使袁世凱陰謀未能得逞。

犬養毅早年雖曾援助孫中山的革命，又反對露骨的侵華政策，但他在維護日本「在華權益」上，與日本政府以及一些在中國大陸的日本浪人是一脈相承的。他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二一年的幾次演講中，在提到「二十一條」時說：「如果經由談判可以獲得較最後通牒更為有益的承諾，就完全沒有必要採取會遭到反感的最後通牒形式。」他還說過：「台灣乃因日、中戰爭所割讓，無可非議，……滿洲係經日、俄戰爭轉讓給日本，中國對此已表示欣然接受，談不到是日本侵略。至於中國認為是侵略，則純屬誤解。」

「九一八」後遇刺身亡

一九三〇年，年過七十的犬養毅終於登上總理大臣的寶座，他以「中國通」自居，揚言解決「九一八事變」問題為其內閣的主要使命，卻視「滿洲國」一事為小事。他派菅野長知到上海、南京活動。據傳他要菅野帶去的方案是：「承認中國之宗主權，以此為基礎，在滿洲建立經濟上日、中合辦之新政權」，犬養內閣的秘書長森恪，在田中義一內閣任外務次官，主持過「東方會議」，與軍部關係密切。菅野長知與犬養毅之子犬養健的聯絡電報均落入森恪的手中，以致菅野在中國一事無成，犬養毅只得命其回國。

犬養毅要菅野所實現解決事變的方案，其實也是為了維護和擴大日本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只是方式、方法上不同而已。儘管如此，仍引起日本軍部法西斯分子對他的強烈不滿。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犬養毅正要去吃晚飯，六名海軍軍官持槍闖進首相官邸。犬養毅招呼他們坐下談話，說：「有話好商量」。在帶領他們去客廳的走廊上，軍官們狂叫「少廢話！」隨即開了數槍。犬養毅立即倒在血泊中死去

，享年七十八歲。

犬養毅死後，日本民主政治結束，快步走向法西斯專制，掀起一連串的侵略戰爭，終於導致吃原子彈的悲慘結局而告敗亡。（黃金文撰）

竺可楨（一八九〇—一九七四）

性別：男

經歷：氣象學家

教育家

南京高等師範教授

東南大學地學系主任

浙江大學校長

竺可楨先生，小名小熊，譜名烈祖，又名兆熊，字藕舫，浙江省紹興縣東關鎮人。生於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三月七日，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二月七日逝世於北平，享年八十有四，為我國著名氣象學家、教育家。

一、求學經過

竺氏父嘉祥，開設承茂米行、源泰燭淘，為殷實商人。有六個子女，竺可楨最年幼，幼年進鎮上天華府小學（毓英小學

中）。早歲入上海澄衷學堂、復旦公學，後入唐山路礦高等學堂，習土木工程，成績冠全班。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七月參加第二屆庚子賠款留美生考試，獲錄取（錄取七十名，趙元任第二，竺可楨第二十八，胡適第五十五）。（註一）同年八月自滬乘「中國皇后號」輪赴美，入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農學院攻讀，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獲學士學位。旋入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深造，從華特（Robert De C. Ward）教授治氣象學，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遠東颱風的新分類」。留美期間，參加中國科學社，且擔任「科學月刊」編輯，自民國五年（一九一六）開始，即在美國學術雜誌與中國留學生所辦「科學月刊」上發表有關中國雨量和颱風的論文，如「中國之雨量及風暴說」（科學二卷二期，一九一六）、「朝鮮古代之測雨器」（科學二卷五期）與「Rainfall in China 一九〇〇—一九一三」，"Monthly Weather Review, Vol. 41, pp. 176—181"等。

二、執教南高、東大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竺氏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同年返國，任教於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講授地理學與氣象學。九年（一九二〇）秋到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東南大學、中央大學之前身）執教。按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在清末創立之兩江師範學堂原址建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當時設有文史地部，竺氏任地理、氣象教授。十年（一九二一），南京高師擴充為東南大學（高師不再招生），先成立地理系，隨後改為地學系，竺氏兼任系主任，下分地理、氣象、地質與礦物四組。十九年（一九三〇）分為地理（含氣象）、地質（含礦物）兩系；三十年（一九四四）氣象自地理系分出，單獨設系。竺氏於十二年（一九二三）曾撰「東南大學地質地理系介紹」一文，刊於英國「地理教師」雜誌上，正是他當時辦地理學系的計畫和理想。（註二）

竺氏所開課程有地學通論、氣象學、世界氣候和世界地理等。「地學通論」將地理學內容分天文地理、地文地理、生物地理、人類地理、政治及軍事地理與商業地理等六部分。氣象學講義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指導學生翻譯美國學者鮑曼

（Isaiah Bowman）所著「戰後新世界」一書，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由商務出版。他的專長是氣象學與氣候學，注重氣象測候，首先在東大地學系成立南京氣象測候站，自十一年（一九二二年）起，每月刊行南京氣候報告，與國內外有關機構相互交換。此外，還建立了岩石標本室、礦物實驗室等。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初，東南大學發生校長風潮，竺氏憤而去職，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總編輯一年，繼又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一年。十六年（一九二七）東大改組為第四中山大學，竺氏受聘重返南京，出任地學系主任，並籌辦南京氣象臺。十七年（一九二八），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請竺氏在南京籌建氣象研究所。自十八年（一九二九）起竺氏專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出版「中國之雨量」、「中國之溫度」等書。但不時到中央大學指導，並作學術演講。在中大出版的「地理雜誌」上發表「中國氣候區域論」等論文。

在擔任氣象研究所所長十年期間，首在北極閣的山頂上設立氣象臺，繼在西藏拉薩設立氣象臺，這對全國天氣預報和季

風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辦過四屆氣象練習班（即訓練班），他講「氣象學」一課。培養了不少氣象專業人才，出版了大量有關中國氣候方面的專門論文和叢刊，特別是有關中國的颱風、季風，中國氣候區域以及中國氣候的變遷等，為研究我國物候學的創始者。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二月，任天文名詞編譯委員會委員。十八年五月與二十二年四月，先後任中國出席第四屆、第五屆太平洋科學會議代表。

三、接長浙江大學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四月，竺氏繼郭任遠氏出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仍兼任在南京的氣象研究所所長。同年五月九日，竺校長在首次校務會議中，宣布他的辦學方針：

（一）各方平均發展，使學生既得基本訓練，又能各具專才，俾成全才。（二）聯絡省政府建、教各廳及中央機關，參照社會之需求，造就致用之人才。（三）節省行政費，擴充儀器設備，以有限之經費，作最經濟之支配，俾臻完善。（四）實行經濟公開，藉收集思廣益之效。（註三）

當時浙大祇有文理、工、農等三學院

，學生以江、浙青年為多。旋在文理學院創辦史地學系，延聘張其昀先生出任系主任。各學院師資與設備，逐漸充實。次年十一月，因日軍逼近杭州，浙大於同月十一日開始撤離杭州，先遷建德，再遷江西吉安、泰和。

當浙大遷離省境，浙江省政府與省議會遷往浙東，省議會以浙東子弟與浙西流亡子弟應有大學容納之，浙大乃在龍泉縣坊下村於二十八年（一九三九）設立浙東分校，後改名龍泉分校。各學院除師範學院初級部國文、數學專修科一直在分校辦理外，只有一、二年級。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師範學院設五年制國文、外文兩系。分校第一任主任為陳訓慈，第二任為鄭宗海，第三任為路敏行。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浙大在泰和時，竺氏延馬一浮、柳詒徵到校講學，浙大校歌歌詞「大不自多，海納江河。……樹我邦國，天下來同」。即出自馬一浮之手筆。同年九月，浙大自泰和遷往廣西宜山，增設師範學院，二十八年九月經教育部核准文理學院分設為文學院與理學院。同年底浙大自宜山遷往貴州之遵義與湄潭。二十

七年十一月一日浙大在廣西宜山舉行開學式，竺校長以「王陽明先生與大學生的典範」為題發表演說，有云：

學術本無畛界，所以理學知名的學者，往往有他的應世的學識和彪炳的事功，他所講的學問，又很多為無論科學專家或事業家所都應體驗實行的。真正的理學不但不迂闊，並且有許多話是切合人生實用的。專家其所學，果能再來誦習體會古人立身處世之微言大義，最是有益於為學與做人之道；而陽明先生才高學博，無論在學問、道德、事業，與其負責報國的精神，都有崇高的造就；在此國家蒙難、學府播遷之中，他那一股艱苦卓絕，窮而益奮的精神，更是我們最好的典範。（註四）

二十八年二月四日在宜山，對一年級學生講話，對浙大歷史之追溯，他說：

浙江大學本在杭州，他的前身最早是「求是書院」，民國紀元前十五年（一八九七年，即光緒二十三年）成立，中經學制更變，改名為浙江大學堂、浙江高等學堂。到民國十年，省議會建議設立杭州大學，但迄未能實現。到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底定浙江，始能成立。合前浙江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和公立農業專門學校而成，

所以浙大從求是書院時代起到現在可說已經有四十三年的歷史。(註五)

按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校務會議上，決定以「求是」為校訓。至此對新生講話時，他又說：

所謂求是，不僅限為埋頭讀書或是實驗室做實驗。求是的路徑，中庸說的最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單是博學審問還不夠，必須審思熟慮，自出心裁，獨著隻眼，來研辨是非得失。(註六)

他舉中外歷史上的偉人如諸葛亮、哥倫布、張蒼水、孫中山等，他們的犧牲與不屈不撓的精神就是求是精神。

浙大在宜山時，由於各方的支援，撥文廟、標營等處房屋場地為浙大臨時校舍，使學校能迅速復課，故於離開宜山前，竺校長特於二十八年八月撰「國立浙江大學宜山校舍記」，勒碑立於文廟，以留作永久紀念。碑銘有云：

當軍興之四月，國立浙江大學以杭縣且危，盡其所有以遷建德；逾二月桐廬告急，徙泰和；二十七年七月，虜犯九江，復之宜山而校焉。(中略)乃鳩工庀材，修其蔽壞，滌其黜污，取蔽風雨，務絕華

靡，故工不勞而集，費不侈而完。又擇隙地，結茅架竹，為屋數十椽以益之，凡講藝之堂，栖土之舍，圖書儀器之館，校長百執事之室，以至庖廡之所，電工之廠，游息樹藝之場，莫不備具。於是五院之師生千有餘人，皆得時講貫於其中。應變以常，處困以亨，蕩丑虜之積穢，揚大漢之天聲，用續邦命於無窮，其惟吾校諸君子是望乎？(註七)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初浙大始遷至貴州北部的遵義與湄潭，校本部、文學院、工學院與師範學院之一部分設在遵義，理學院、農學院及師院之一部分設在湄潭。一年級則在永興上課。圖書與儀器均安全運達，先後建立學舍，宏開講壇，努力不懈。此時學生來自各省，已是全國性大學了。名師雲集，研究風氣亦盛。戰時負責中英科學合作之英國李約瑟(Joseph Needham)教授於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四月、十月兩度訪問浙大，曾譽浙大為東方之劍橋，良有以也。竺校長於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六月有「國立浙江大學黔省校舍記」之作，碑銘末云：「軍興以來，初徙建德，再徙泰和，三徙宜山，而留貴州最久，不可以毋記也。」(註八)翌年五月

十一日遵義文化教育界為慶賀浙大復員返杭，舉行歡送會，八十三歲耆紳蔣篋譜獻旗，上書「善教繼志，遵道救學，嘉賢容眾，毀方瓦合」。含意深長(註九)

同年十一月初，竺校長一行飛離南京，取道印度、埃及，抵達法國巴黎，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大會。會後在歐美考察半年，遍訪法國、瑞士、英國及美國各著名大學、學術機構與博物館等，與各國學者多所聯繫，收穫良多。

當民國二十七年浙大在江西泰和期間，生活環境過於簡陋，竺校長次子衡與夫人張俠魂女士相繼病逝。(註一〇)竺氏以國難方殷，校務待理，力自振作，公而忘私。二十九年三月中旬竺氏在重慶續弦，新夫人是陳源胞妹陳汲。竺氏時以科學精神與民族思想為全校倡導。在此期間，曾撰「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思想與時代」第三十四期)等文。

四、學術貢獻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三月，竺氏當選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翌年秋，大陸變色，竺氏未及撤離，竺氏未及撤離，被中共任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任

生物學地學部主任、綜合考察委員會主任、自然科學史委員會主任等職。一九六一年被中國共產黨吸收收入黨。曾參加黑龍江、新疆、甘肅、青海、寧夏、內蒙以及雲南西雙版納、廣東雷瓊地區之考察工作，撰寫考察報告多篇，如一九五九年的「新疆紀行」一文指出：

我國國土的總面積約三分之一是乾旱地區，百分之十一是沙漠，沙漠面積的百分之九十八點四分佈在我國西北六省區。現在我國治沙規劃的總要求是：爭取盡快地全面改造和利用沙漠，實行全面綠化，變沙漠為畜牧業和林業基地，改良土壤，改變氣候。（註一一）

這是很重要的建議

中國科學院下屬研究所，特別是生物、地學方面的研究所，紛紛開展支援農業生產的科學研究。他在「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一文中指出：「利用山地必須以牧業森林為主，如大面積開墾，必定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這是他對發展農業生產的主要觀點，也是他十多年來進行自然資源綜合觀察的科學總結。

竺氏為我國近代地理學、氣象學之奠

基者，培養地理與氣象方面人才不少。其發表之科學論著近三百篇，包括颱風研究、季風研究、農業氣候、氣候變遷、物候學、中國區域氣候與科學史等。「竺可楨文集」由北平科學出版社於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三月出版。他在八十二歲時，尚完成了「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長文，刊於「考古學報」。按其內容，依歷史順序分為考古時期（西元前三〇〇〇—前一〇〇〇年）、物候時期（西元前一〇〇〇—西元一四〇〇年）、方志時期（西元一四〇〇—西元一九〇〇年）和儀器觀測時期（一九〇〇年開始）等四個時期。主要結論是：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自仰韶文化到安陽殷墟，黃河流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攝氏二度左右，冬季溫度大約比現在高三至五度，與今日長江流域相似。後三千年，有一系列的冷暖波動，其最低溫度在西元前一千年、西元四百年、一千二百年和一千七百年；波動範圍為攝氏一至二度。每個波動約歷四百至八百年，年平均溫度變化範圍為攝氏半度至一度之間。此一結論獲致國內外科學界的重視。（註一

二）

竺氏在哈佛大學讀書時起，就每天記日記，特別重視每天天氣以及物候演變的情況。那每天觀測記錄從未間斷的內容，日積月累，便成為有價值的科學資料。據說，民國二十五年以前的日記在抗戰期間因播遷而散失；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一日至六十三（一九七四）二月六日的日記保存完整。自二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間（一九三六—一九四九）的日記經過編者刪節後分兩冊於一九八四年在北平出版。三十九年至六十三（一九五〇—一九七四）的日記經摘編後分三冊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九九〇年二月在北平出版。（宋晞撰

註一：宋晞「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與留美的新境界」，載「旅美論叢」（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民國五十四年二月），頁一〇五—一二。

註二：胡煥庸「傑出的科學家竺可楨」，「百科知識」（一九八〇年第十一期），頁二。

註三：浙江大學校史編輯室編著「浙江大學校史稿」，上冊（一九八二年春，杭州），頁四三—四四。

註四：李黎非「浙江大學西遷紀實」（民國二十八年，宜山），附錄，頁八—九。

註五：李黎非，前引書附錄，頁一六一—一七，為「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講詞的一段。

註六：同註五，頁一七一—一八。

註七：「浙江大學校史稿」，上冊，頁七九。

註八：碑文拓片見「浙江大學校史稿」，上冊，圖片欄。

註九：「竺可楨日記」，第二冊（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頁九三四。

註一〇：竺校長仲子衡患禁口痢，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七月二十一日病逝；夫人張俠魂女士患痢疾，於八月三日病逝。「竺可楨日記」，第一冊，頁二四六、二五一—二五二。

註一一：胡煥庸，前引文，頁五。

註一二：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九七二年第一期「考古學報」，頁一六、三五。

皮宗敢（一九一二—一九八四）

性別：男

經歷：陸軍中將

國防部連絡局局長

三軍大學校長

國立中央大學教授兼教務處主任

淡江大學教授

新加坡大學教授

受父影響早習數學

皮宗敢，陸軍中將、學者軍事家，老總統蔣中正的英語翻譯，曾任國防部連絡局局長、三軍大學校長、人事參謀次長，退役後出任國立中央大學教育長、淡江大學及新加坡大學教授。

皮宗敢，字君三，湖南長沙人，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和其學生兄長皮宗敏先後降生於長沙金井鎮，該地瀕臨長江，沃野千里，故而其先世一直是自耕農。至清末其父皮武雄（辛甫）才開始讀書，皮武雄曾應童子試，後來清廷廢科舉，辦新學，湖廣總督張之洞倡導新學尤力，使湖南的新學很盛，受新學影響皮武雄考進長沙優級師範，學習新知，在校時對數學最感

興趣，但只看得懂中文數學書籍，後來學了日文，便研讀日文數學書籍，到了卅歲才學習一點英文，開始研讀美國數學書，喜愛數學成癖，但研習數學用的代字不是ABC、XYZ，而是甲乙丙丁、天地玄黃。

皮宗敢幼時，曾聽母親說，其父因有一道微積分題目不會解，曾思索了三年之久，有一年的夏天，皮武雄癡想數學題，有些蚊子在其背上叮咬，他渾然不知，直到皮宗敢的母親替他趕蚊子才知道。有這麼一個迷數學的父親，所以皮宗敢兄弟很小的時候，就懂得負乘負得正的理論，也知道什麼是或然率，可惜其父因為沒有大學以上學歷，只能在中學教書。廿年代初期，相對論傳到中國，皮武雄花了很大的工夫研究，其實相對論對他在中學教書毫無用處，他只是想了解這套理論，於是拚命鑽研，由於讀書辛勤，又不好運動，於是當一九二八年秋，中共在長沙暴動，血腥恐怖十多天，他逃往漢口，旅途勞頓，身體支持不住，於十月病逝漢口，年僅四十三歲，臨終時囑兩兒子多讀書。皮宗敢在其父彌留的病榻上，向父親承諾要好好的研究學問。

皮武雄去世後，遺下寡母孤兒，皮宗

敢兄弟還在青年，家鄉仍亂，歸鄉無路，乃相偕南下廣州，同時考進中央軍校第六期，於沙河入伍，正式加入革命陣營。入伍訓練後，分發交通兵科學習，畢業後，奉派至交通兵團服務，擔任排連長，國民革命軍北伐，隨軍馳騁沙場，歷時一年餘，因學識優異，由黃埔同學會資助，於一九三一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學理化系，重溫學生生活，其兄同時亦考進陸軍大學，其母聞悉，十分欣慰，兩個兒子總算未辜負父親的期望。皮宗敢在金陵大學勤讀了四年，於一九三五年畢業，獲理學大學位，旋即參加軍訓部舉辦的留英考試，榮獲錄取，赴英留學，入英國皇家桑德赫斯軍官學校（Royal Military College Sandhurst）學習，行前他由南京坐火車到北平英國大使館接受英國武官的口試，及格後才入學。當時英國政府接受我國軍事學生，可謂「為人謀而忠」，他們要求每個學生必須先入其軍官學校，接受兩年的基礎教育，磨練英文程度，熟知其軍中習慣、軍語後，方可申請進入專科學校。

金大畢業留學英國

皮宗敢經此程序始進入桑德赫斯皇家

軍校，該校名聞國際，人才輩出，英國兩次參加世界大戰，其戰場指揮官如海格、艾倫比、蒙哥馬利等名將，皆出自該校。皮宗敢畢業回國服務後，曾撰文回憶在該校的學習生活，稱該校沒有一個標語，也沒有一聲口號，事事以傳統為依規。他記得，就是有一次考試，臨時教官有事要出去，就囑咐值日的學員長，代他發卷子、收卷子，也沒有人監考，過了幾天卷子發下來時，該學員長自己不及格，這就證明他收了卷子之後，沒有看其他同學的考卷，去抄襲人家正確的答案。這種寧願不及格而不作弊的榮譽精神，實在是教育上的一大成功。該校實行學生自治制度，所有的高年級學生，都負責管低年級的學生。雖然也有排長、連長的設置，但他們只是教書及督導學生的課業，而不直接來管教學生。校方就高年級學生中，選出優秀者，充學生排長、學生連長，來負此項管教責任。這些自治幹部，處事大都得體，很少盛氣凌人，挑小毛病，或者私仇公報的現象。而低年級學生，則絕對服從，對資深學生，如對真正長官一樣。當時不知道此項制度的好處，後來才發覺這是培養領導能力的唯一方法。桑德赫斯軍校畢業後，

皮宗敢又進入英國輜重兵學校，專攻運輸，一九三九年學成回國，當時正值抗戰高峰，他初任軍校十六期一總隊輜重隊長，旋調獨立汽車第四營營長，服務於重慶及蘭州，曾把母親迎來奉養，略盡孝道。

膺選翻譯追隨領袖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他在昆明當營長，突奉令趕赴重慶，應蔣委員長召見，到重慶後，始知蔣委員長要甄選英文侍從參謀，晉謁時，他侃侃而談，歷述求學經過，蔣委員長聽後，點頭表示滿意。接著由蔣夫人以英語口試，幸獲通過，遂調職侍從室。一九四二年元月底隨蔣委員長訪問印度，隨同文武高級官員數十人會晤印度領袖，印度總理尼赫魯尊崇蔣中正委員長，視為領袖中的領袖，使皮宗敢備感光榮。

訪印歸來，使皮宗敢最感到驕傲者，是某日老總統揮退攙扶人員，自一座高約四尺的高台一躍而下，身手矯捷，態度從容，印方及美國駐印高級官員目睹年逾五旬的中國元帥，如此矯健敏捷、沉穩果決，莫不肅然起敬，幾乎不敢仰視。

接觸史迪威馬歇爾

太平洋戰爭期間，皮宗敢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國派遣來華的將領史迪威。當時史迪威身兼三職即美國的中印緬戰區司令、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參謀長，後又兼任同盟國東南亞戰區副總司令（總司令為英國蒙巴頓海軍上將）。但他毫不把蔣委員長參謀長一職掛在心上，他統率的軍隊於一九四二年春夏之交被日軍打得一敗塗地，被迫逃往印度。他懷恨在心，一心一意想滿雪前恥，要在緬北擊敗敵人，因此他很少在重慶留駐。大部分的時間消磨在印度的阿沙姆（Assam）或緬北地區，很少前來晉謁蔣委員長，商討軍事大計的會談，僅在一九四四年底，日軍北犯長沙、衡陽，威脅我廣西空軍基地，蔣委員長召見他，要他把一部分駐印軍撤回，抗拒日軍龐大的攻勢，至少也希望駐印軍轉向東南攻擊八莫，以解除怒江附近日軍向昆明進攻的威脅。但他堅持不允。

並且說中印公路打通在即，此刻撤兵豈非功虧一簣！其實他以蔣委員長參謀長的身分應當知道在戰略上著眼，若是昆明失守了，中印公路的打通對於中國抗戰又有何助益。日軍到了廣西，威脅重慶，戰時首都失陷了，對於中國抗戰是何等大的損失。史迪威見樹不見林。所以皮宗敢認為史迪威充其量只是個軍師長的材料，而非有膽有識的戰略家。後來日軍果然佔據了桂林、柳州，並向貴陽發展。史迪威又要求被授權指揮統率所有中國軍隊（換言之就是要代替蔣委員長兼任盟軍中國戰區統帥的職務）；第二是要武裝中共軍隊命令其南下抗日，這些要求均遭蔣中正拒絕，兩人因而交惡。

資的運補，全賴西北公路獨立支撐，但西北地處邊荒，人煙稀少，道阻且長，每次運輸均須於千難百艱中戮力以赴。皮宗敢策劃督運，源源不絕，卒使日軍攻勢挫敗。一九四五年秋，抗戰勝利，中共藉機坐大，發動內戰，烽火遍地。八月，皮宗敢調回國府主席侍從室任參謀，十二月，美國總統杜魯門派特使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戰爭，皮宗敢奉命參加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所有談判無不參加，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馬歇爾離華，軍調部解散為止。

一九四四年夏，美國總統羅斯福派遣赫爾利來華，處理史迪威事件及調停國共爭執，抵華後發現中共並非單純的土地改革者，而是聽命蘇聯第三國際的叛亂團體，乃與蔣中正合作，調魏德邁將軍接替史迪威，並與蔣中正成了好朋友，赫爾利在華期間，皮宗敢就是他的聯絡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美、英、俄四國元首在開羅集會，協商結束第二次大戰決策，皮宗敢亦隨往，善盡舌人之責。回國後，調任輜重兵汽車第四團團長兼西北運輸司令，駐防蘭州。當時日軍已顯露敗象，但仍在西南集中兵力，猶作困獸之鬥，故而大西南的公路幾近癱瘓，軍需物

馬歇爾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抵上海，皮宗敢奉派到機場接他，從此十三個月期間，馬歇爾在華的一切活動，皮宗敢均參與其事。皮宗敢發現馬歇爾是個典型的軍人，對政治很外行，卻肩負政治任務，失敗乃屬必然。馬歇爾不懂得外交上的巧妙運用（Diplomatic Finesse），不肯從善如流，又有先入為主的缺點，受部分駐華美國親共外交人員及史迪威的蠱惑而親共，對我政府存有偏見。史迪威是美陸軍部長史汀生及身為參謀總長馬歇爾的愛將，曾與宋慶齡有親密交往，所以二人對於蔣中正撤換史氏的要求，耿耿於懷。他們不知道史迪威主張推翻蔣委員長政權，而建立

共產政權，馬氏到中國後，寧願常與周恩來及若干民主同盟分子談話，而不肯接見我政府政要如王寵惠、戴季陶、吳鐵城諸人，這就犯了「偏聽」的大錯，又先入為主，所以他懷恨國民黨的「C、C」分子，也不滿一些黃埔將領（尤其是杜聿明及胡宗南二人），他以為這批人都是國民黨內的頑固分子（Reactionary）。

據皮宗敢觀察，馬歇爾自視甚高，自認以其身分地位，調停國共衝突，必可一言九鼎，馬到成功。因而對於魏德邁向他直言直諫，感到不耐，怒目相向。馬歇爾曾兩度向皮宗敢表示，不會建議美國接受中國問題這個包袱。當時美國盛行杜魯門主義，重歐輕亞，全力在歐洲阻遏共黨發展，卻對亞洲置諸不問。一九四九年中共席捲大陸後，周恩來曾指馬歇爾是「戰爭敗子」，他聽到後氣得發抖。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當時皮宗敢在美國擔任駐美武官，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馬歇爾打電話把皮宗敢找去，要他電告臺灣的蔣中正，美國將軍、經援臺。

出任駐美首席武官

皮宗敢於一九四七年三月，馬歇爾結

束在華的調停任務後，奉派駐美大使館首席武官，追隨顧維鈞大使執行軍事外交工作。後來大陸剿共失利蔣中正總統引退，國民政府撤來臺灣，皮宗敢的母親滯留大陸，未及撤出。一九五〇年三月，蔣老總統復職，皮宗敢於一九五二年調任總統府侍衛長，再度隨侍老總統。

一九五四年入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正三期受訓，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畢業於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特別班，回國出任國防部連絡局局長，協助美軍顧問，加強三軍訓練，嗣後再調陸軍運輸學校校長。一九五八年元月，調任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校長，實踐他高級軍事教育的抱負與理想，任內銳意革新，無論教育內涵，或行政興革，均全面求新求變，而且事必躬親，務求實效。以考試為例，鼓勵榮譽，力求杜絕作弊。而受教的高階人員頗眾，有些人嘖有煩言。事聞於蔣中正，他惴惴不安，後來官邸通知約見，乃據實面呈，因考試嚴格，開罪於人。老總統當即訓勉：「辦教育就是要嚴格，我認為你還不夠嚴格！」以是在職期間，兩次年度校閱，各項成績，均列陸軍各學校的首名。

一九五九年秋，皮宗敢自香港友人處

得知其七十六歲的母親於是年七月中旬病逝長沙，他在台北家中邀了廿餘位近親好友，舉行追思會，並在中央日報登了一則訃告，只說母親過世了，並沒有說開弔。第二天官邸的侍從武官來電話說總統知道你母親過世，願意知道一點情形（皮母在重慶也曾會見過蔣委員長），所以皮氏只好立即向蔣中正總統報告，說其母是因癌症而死，享年七十五歲，但不擬開弔。蔣中正總統說，不開弔也好，到了返回大陸再開弔也不遲，辭別前皮宗敢要求蔣中正總統為其母題幾個字作為紀念，並說明其母閨姓楊氏。過了半個月沒有消息，皮宗敢以為蔣中正總統忘記了，但過了幾天，總統府送來蔣中正總統親筆的題字「皮母楊太夫人千古：『教子有方』 蔣中正敬題」這幅墨寶皮宗敢一直懸在住家客廳的正方，作為一項榮寵。

皮宗敢同時捐了一筆錢給大直三軍聯大的幼稚園，重建校舍，後來這個幼稚園向台北市政府申請立案，更名為「劍如幼稚園」，就是其母的名字，用以紀念。

調任三軍大學校長

一九五九年冬，皮宗敢調任軍事最高

學府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校長，任期長達四
年餘，建樹最多，引進最新戰略戰術思想
，使高級將領素質丕新。一九六四年六月
調任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任內建立「不
預期動員演習制度」，增強國軍應變能力
。一九六七年三月，調為總統府參軍，已
屬待退行列，一九七〇年五月，屆齡退役。

退役之前，皮宗敢因學識淵博，已應
聘在國立中央大學兼課，退役後，受恩師
金陵大學教授，時任中大理學院院長，物
理學界元老戴運軌博士器重，出任教務長
，遵照戴運軌院長的指示，特重視民族精
神教育配合訓導處，先後邀請國防研究院
主任張其昀，講座張宗良、王作榮、徐柏
圖、喬一凡、谷正鼎、楊希震、王成聖、
高明、吳健雄、楚崧秋、易勁秋、李崇年
等到中大專題講演。一九七三年，新加坡
大學徵求一位精研西洋戰史，而又中、英
文兼長的教授人才，皮宗敢的金陵大學同
學，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蔣彥士，認為皮宗
敢是最佳人選，予以推介，遂任新大教授。

任教新加坡感觸多

任教新大後，皮宗敢見識到這個新興
國家的新興氣象，有六件小事使他印象深

刻，終身難忘：一、新加坡人無論上課或
參加討論會，都會熱烈辯論，不分中國人
、馬來人或印度人，都有為維護自己主張
而辯論的精神。開會時毫無怕得罪人的心
理，而反駁反面的主張。上課時學生也會
提出自己的見地，與教授爭辯。但這些辯
論只是爭原則，而不傷感情。二、政治人
物坦率無私，一位新加坡國會議員曾告訴
皮宗敢：「我們的態度是老老實實的，將
可能發生的事情，事先告訴選民。至於選
民以後是否再選我，那是另外一回事。我
們不能因爭取選民，而欺騙選民！」三、
新加坡人重法，不徇情，該地農曆年禁止
放鞭炮，有一年的農曆年，警察發現有一
個人身上帶了八枚爆竹，乃交付法院，罰
款一千元（折合台幣一萬五千元）。該人
無錢付罰款，乃改判徒刑兩個月。犯者滿
口認錯，請求減刑。結果毫無通融，關他
六十天，這事證明任何法令只要執行澈底
，就沒有行不通的道理。四、新加坡在政
府大廈前的海港要區，樹立了一座高達幾
十丈的大碑。上面刻著「日本佔領時期死
難同胞紀念碑」字樣，非常醒目。日本政
界人士、遊客及商人看了非常汗顏，情商
拆除，新加坡當局堅持原則，絕不讓步。

五、新加坡是一個多種民族的城市國家，
沒有統一的語文，其國語為馬來文，官方
文字為英文，因為華人多，通用的語言為
中文，但所有政府文告都以中文、英文、
馬來文、印度文刊登，而不求統一。為的
是尊重不同民族的語文及傳統。六、有一
年過年，皮宗敢向小販買了十個雞蛋，花
了新幣一元八角，過年後，他又去買蛋，
拿了十個蛋仍付給一元八角，不料小販退
回兩毛，告訴他雞蛋跌價了，用不了這麼
多。一個小販，如此誠實，皮宗敢認為這
是新加坡在國際間不斷向上提升的原因之
一。

應邀回國執教淡大

一九七六年，皮宗敢自新加坡大學退
休，暫居加拿大，後來中華戰略學會成立
，創辦人蔣緯國上將邀皮宗敢入會，乃於
一九八〇年返國，應淡江大學張建邦校長
之聘，重執教鞭，且於一九八二年秋，榮
任全國首創之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
。第一屆研究生甫告卒業，適值其母楊太
夫人百秩冥誕，乃於一九八四年七月初偕
妻赴美，與兒女輩共聚紀念。八月六日返
抵國門，班機一延再延，且遇大雨，旅途

困憊。而在臺親友廿餘人，復於十日趨賀太夫人冥壽，酬酢勞傷，頓感不適。十六日入三軍總醫院檢查，診斷其遠因為廿年前割去膽囊，引發肝機能衰退，嗣後復感染慢性肝炎。近因則為併發急性肝炎，住院十餘日，於一九八四年八月廿六日溢逝，享年七十三歲。

皮宗敢為虔誠的基督徒，篤信教義，奉行不渝。夫人劉文琳，畢業於四川大學會計系，賢淑溫良，勤儉樸實，晚年專習丹青，陶冶性情。育二男一女，長子皮猷文，中興大學農學士，美國密西西比大學理學士。長媳顧毓英，亦為中興大學農學士，均在美從事企賈。次子皮猷武，輔仁大學理學士，美國德州奧士丁大學物理系碩士，華盛頓大學統計系碩士，任職美國私人企業機構。次媳吳炯丹，中興大學農學士。女皮湘文，加拿大混利柏大學文學士，美國密西根州州立大學特種教育系碩士，任職加國沙省省府。適加籍賀利森君，美國密西根州州立大學營養系博士，任職沙省大學副教授。均學有專長，貢獻社會。（王成聖撰）

皮宗敢將軍早年曾在本誌發表憶雙親，特重刊於八十四頁，以饗中外讀者。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陸百元

名作家褚問鵬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文字生動詳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鄉。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八」烽烟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癡癡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

全書分裝叁冊合售陸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